

講

十一

~ 16
2701
14



門 15
號 2701
卷 14

重訂文選集評卷十三

金壇後學于光華惺介編次



男

璦峻如
壘伯吹
校字
城起珍

邵曰一氣團結

此至末段一齊

倒捲通出結句

何等神力

方曰秦自孝公

始發憤修政故

首敘起

賈誼過秦論漢書註賈誼書第一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

天下包舉宇內春秋據誠圖諸侯冰散席卷各爭恣妄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

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橫而

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西河魏邑今山西汾州府孝公既沒惠文

武昭史記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武王立卒立異母弟是曰昭襄王也蒙故業因遺策即上連衡之策南取漢中西

重訂文選集評 論 過秦

昭和十年
二月六日

孫曰欲見秦之
強故極言六國
之盛

張曰為涉廣映
帶

邵曰每於頓處
著精神全為末
段作地
方曰極寫秦強
文勢至此作一
亦束

方曰四句與起
處序孝公章法
遙應

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史記無北字諸侯恐懼會盟而

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不弱締交

相與為一締連當此之時齊有孟嘗田趙有平原趙楚有春申黃

魏有信陵無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

士史記無而字約從離橫國策註文穎曰關東為縱西為橫孟康曰南北為縱東西為橫曰

兼一作韓魏燕一有楚趙宋衛中山之

眾於是六國之士有密越趙徐尚未蘇秦杜赫並周之屬為之謀

齊明周周最周君之子陳軫夏人仕秦召滑楚臣史記樓緩魏翟景

蘇厲蘇秦弟樂毅燕昭王之徒通其意吳起衛孫臏孫武之後帶佗未兒良

王廖留田忌齊廉頗趙趙奢趙之田之倫一作制其兵呂氏春秋王廖貴

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兒音倪餘見國策史記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秦人

開關而延敵史記無而字九國之師史記有遁逃而不敢進九國謂六國與秦

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爾雅註鏃以於是從散約解

爭割地而賂秦一作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

血漂櫓魯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

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一無國家無事史記昭襄王卒子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六世自孝公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

而亡諸侯二周見西征賦始皇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一作以鞭笞天

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漢書百義百越非一種若

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

西桂林柳州平樂梧州潯州南寧等府及鬱林州
地象郡今安南國及廣東之廉州雷州等府地

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

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

之言以愚黔首史記李斯請廢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者罪燔名城殺豪

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銷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

天下之民史記始皇鑄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然後踐一作華華爲城因河爲池一作據

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

卒陳利兵而誰何言誰敢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

金城千里金城言子孫帝王萬世之業有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

俗遠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百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

能不及中庸一作人方言庸賤稱也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

方曰以上俱是

不修仁義之實

截截埋根未

一句結明便已

精神十倍此是

草蛇灰線法

方曰頓筆有千

鈞之力欲轉下

先頓上作文要

訣

孫曰欲見秦之

敵故極言涉之

微

方曰以上了却

陳涉事與上諸

侯固已困矣適

爲章法

孫曰此五非字

句法甚跌宕疎

快後來橫擬者

不知凡幾然亦

非太傅自創要

從城非不高四

句演出

富史記范蠡之陶爲朱公治產積十九年三致千金孔叢子猗頓魯窮士耕則常飢躡躡

足行伍之間俛免起阡陌一作棚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

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擡天下雲會而響應一無靡盈糧

而景影從方言靡擔也景從如影之隨形也也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

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于齊

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耰棘矜權不銛恬於鉤戟長

鍛所介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五九國之師也一無深謀遠慮行軍用

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

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

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漢書註招音

重訂文選集評 論 過秦 三

句作一氣下甚
是壯偉
何曰收出過字

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孫月峯曰：中間險字奇句，亦儘雜見錯出。乃却以粗鹵矯健之氣行之。讀者但見其飛沙走石，橫溢不可遏。然而精巧實理俱在內。要之文字廣大精微，皆不可廢。若細處稍疎，即氣勢宏暢亦未免單薄而乏力。
孫執升曰：原評云：古文有開口即提出主意，後乃層折瀾翻者。還客書是也。有全篇不點主意，層次敲擊，至末方跌出者。此論是也。前段敘事妙於用實，實處氣勁，後段議論妙於用虛。虛處神遠，格律精整，使讀者有一唱三嘆之致。勢如長河巨浪，洶洶崩屋，當其紆折停頓，又若迴風生紫瀾。文事之壯觀也。
何義門曰：自首至尾，光燄動盪，如鯨魚暴鱗於皎日之中，燭天耀海。

邵曰：亦是對問
一例多入問答
生波其流，遂為
講德論一派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

非有謂無有也。假仕吳之事，明君臣之義，以為諷。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王之功，寄於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率然輕舉貌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靡曼好色也。流議猶餘論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為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臣不忠也。蓋無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漢書覽作聽先生曰：於烏戲呼，可乎哉？可乎哉？言不可也談何容

提綱

易言談說之道。夫談者有悖於目而佛彌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

或有悅於目佛道也。而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

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

試言。寡人將覽焉。漢書覽作聽。五臣覽下有于直二字。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旁深諫於

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

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

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誹非上。所行也。果紛

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戮。辱也。故曰。談何容易。

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史記

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費仲。惡來。革。長。鼻。次。耳。論註。革。多力也。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

孫曰。亦有節奏。有婉致如此。質朴佳處。勝彼浮飾。第稍錄鍊。使入腴淨境。更妙。

方曰。一句牽上文。搭下不忠之言。

陰奉朔。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

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

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極。猶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

辭。愉愉照。照。終無益於主上之治。照。即志士。仁人。不忍為

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同人主之邪。下以損

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

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

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尚書大傳。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壞室。編蓬戶。

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

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

容捐薦去凡危坐而聽捐薦去凡自貶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

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

清讌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

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耻辱

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五臣有之陽以見文王心合

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

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誼同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

壹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

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禮地

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

孫曰此處語稍

蕪

張曰非尋常策

士語

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

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穆然靜思貌惟思也曰嗟

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說文綿連微也於是正明

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

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

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者

老恤孤獨薄賦歛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

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

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

芝也朱草也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

孫曰此後語覺

太繁

何曰句句切指

武帝時樊豐等

諷矣此謂正議

直指

孫曰數語不知
告誰據又稱臣
禮上武帝表邪

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
曰王國克生惟周之貞區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孫月峯曰西京文大都古淡曼倩此篇亦然第含雅潤耳然而有遺味矣
陸兩侯曰脫去富強之習開陳仁義之言豈在董子下哉此以為俳優而以為仕隱猶未知先生矣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

并序 講德者講漢家之德也四子見篇中

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漢書益州刺史王襄欲宣

風化于眾庶聞褒有俊才使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誑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也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

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耻也今夫

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距躍不行也風俗通涉始于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一躍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涉幸

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遁避也於

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蠱終

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

頑嚚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於本朝之

孫曰雙承便覺
風度勝

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晉寧戚商歌以干齊桓。前越石負芻而寤晏

嬰。晏子春秋：晏子之中牟，遇越石，父負芻于途，則怪而問之，對曰：吾不免饑寒之苦，為人僕

于中牟，遂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歸，至舍不辭而入。石父請絕，晏子問其故，曰：臣聞之士誦于不知已而申乎，知已吾三年為人臣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僕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嚮見客之容，今見客之意也。非有積素

累舊之歡，皆塗觀卒遇，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

能蔽其好，嫫母倭鬼，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

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

處友者，眾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斷，但懸

曼增蒲苴，不能以射。曼長也，周禮註：結繳于矢，謂之矰，矰高也。列子：蒲苴子弋，弱弓纖繳，乘風而振之，連雙鶴于青雲。故膺騰

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能致遠，五臣無能字未若

孫曰：此等偶語為濃翻不若首節之單語有雅味。

導塗之疾也。撇波擊水也，衝蒙衝突蒙叢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

惟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

求賢索友，歷于西州。蜀在西故曰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欻輓而聽之。

詠歎中雅，轉運中律。中並聲，暉闡。緩舒繹，曲折不失節。

問歌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邱子者也。於是以上相見之

禮友焉。儀禮：上相見之禮，冬用雉，夏用胸，左頭奉之。禮文既集，謂禮畢也。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

人不識寡見，五臣作鮮。聞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

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邱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

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太上天子也，股肱臣也。德澤

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一有之

孫曰：描寫容止處亦自助色。

孫曰：一篇大指已盡於此。

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韓詩外傳：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為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傳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臣請使於是，遂求北犬晨雁齋行倉唐至，再拜獻之。文侯曰：噫，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雁也，即見使者，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鷦鷯被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傳。

來其傳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臣請使於是，遂求北犬晨雁齋行倉唐至，再拜獻之。文侯曰：噫，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雁也，即見使者，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鷦鷯被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傳。

方曰：得此一疑，生出下半篇許多議論來。

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

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節止也，趨進也。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宜。

孫曰：只就淺語中微加琢鍊，便自具雅度。

故美玉蘊於砥，砥夫。凡人視之，快焉。快不辨貌。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鍊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精鍊金也。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况乎聖德巍巍，蕩蕩民，一作黎。氓所不能命哉。廣雅：命名也。是以刺

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臣作美德。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紛紜衆多貌，寂寥曠遠貌。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爾雅：究窮也，謂窮盡也。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皇唐帝堯也。文學曰：書云：廸一人使四方，若卜筮。言道行天子德化，使四方皆從信也。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攄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安瀾喻太平也，爾雅：大傳：周民可比屋而封，謂人皆化而言也。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皆溢，曰：是何言與？皆溢怒目貌。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於大雅。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宜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

方曰：此段只將功德虛敘下方，究極其境，是作文先虛後實處。

此段言刺史宜歌聖德。

四子講德

四子講德

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厖眉耆耆之老。
厖眉。白髮也。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且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
雜也。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
 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
 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
億度。折文學。方曰。并責其不。
也。韓子有尺寸而無德。度言見少而不見多也。處把握而却。廖廓。
把握言狹小也。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
 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
大人天子也。方伯諸侯也。陳邱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
德講不成矣。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
行潦流潦也。暴集江海。不以爲多。鱗。
鱗善並逃。九戩域。不以爲虛。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

方曰并責其不
 宜議方伯即下
 文所謂言切也
 一路文字俱一
 步引出一步妙
 甚
 此段爲文學夫
 子解

衰夷齊耻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
毛詩註蠅之爲蟲汗

白使黑。汗黑使白。垂棘壁也。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

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
董正也。受命如絲。明之如緡。
禮記王言如緡其出

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室計沮議。何傷。
言一客雖於計室塞於議沮敗

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

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枹。

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

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
五臣有也字。言議前敵之愚以感動之也。

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

君之德與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

孫曰和解中占
 地步
 此段答陳邱子
 又爲先生解

此段歸善字君

方曰有是君方有是臣文氣悚

故虎嘯而風寥唳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
 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
 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
 人君子人就者眾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亦大夏夏之材
 非一邱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畧也狐白裘以狐腋下毛為之蓋君為元首臣
 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公羊傳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
之陽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人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難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何休曰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三代以上皆
 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說苑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伯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僕也
 齊桓有管仲鮑叔隰朋甯戚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公有
 咎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王由余五段百里攘却

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孫叔孫叔敖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勾踐

有種文種蠡范蠡涿庸五臣涿作泄何曰涿庸即舌庸尅滅疆吳雪會稽之耻魏文有段

干干學田田方翟翟璜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疆

齊困閔於莒謂齊困閔王也見史記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

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

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攘除也今聖主冠

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

拔駿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填庭溢闕舍

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

罷不能條猶也偃息旬平詩書之門五臣無制副字游觀乎道德之域咸絜

方曰上用許多
 批連須得此疏
 散之筆氣方流
 焉
 孫曰此處猶覺
 傷煩得少刪芟
 使勁淨為善
 此段又八頌揚
 其前意相仿而
 文法絕不相襲

身修思德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

宏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若乃美政所施

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

百姓祿勤增奉德以厲貞廉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諸苑疎

繇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游宴閔耄老之逢辜年八十以上非誣告人殺傷人他皆勿坐

憐縗絰之服事縗經居喪之人也惻隱身死之腐人謂以飢寒死獄中也悽愴子弟之

縲謂子首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坐自舉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

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獨

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

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削善作大理峻法大理主刑獄之官

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犖虎攫懷殘秉賊其

所臨蒞莫不肌慄五刑作懼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鍾

無所措其手足刑言征訟惶遽也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

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文子乳夫噬虎伏雞捕狸又養

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

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

瑞又明天符即下諸瑞也人瑞即下諸侯服也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耀暉洪洞朗天

鳳凰來儀此下天符羣鳥並從舞德垂容宣紀鳳

神雀仍集麒麟自至宣紀神雀仍集九真獻奇獸甘露滋液嘉禾櫛比

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

重刊文選集平 論 四子講德 卷三

孫曰摘詞率易遠不及封禪美新等

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春秋元命苞天命文王以九尾狐武王獲白魚

而諸侯同辭謂同伐紂也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周書洛誥周公曰乃命寧予以秬鬯一卣曰明禋宜

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宜紀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以歸今云宣王未詳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

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

張武為南郡太守獲白虎是以北狄賓合鄆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

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善有夫子二字曰夫匈奴者百蠻

之最强者也天性驕驕驕習俗桀暴賤老貴壯氣力相高業在

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

獸散往來馳騫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毒馬播種

則扞絃掌拊扞拾也收秋則奔狐馳兔獲刈則顛倒殪什追之則奔

張口深燭夷情千古無以易

遁釋之則為寇更記匈奴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

邊机士何曰能改齋漫錄作机士屢犯芻蕘言入塞而食草也此下入瑞詩人所歌自古患之謂獫狁孔熾我是用急詩

也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

日逐單于皆匈奴名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計沮顏沮顏椒齒臬臠開

剪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編結編髮也沮顏刻面也焦齒黑齒也臬臠深目也黥首雕題也文身鏤身也裸袒不衣也皆蠻夷種類

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嘔吟鼓掖一作腋而笑夫鴻均之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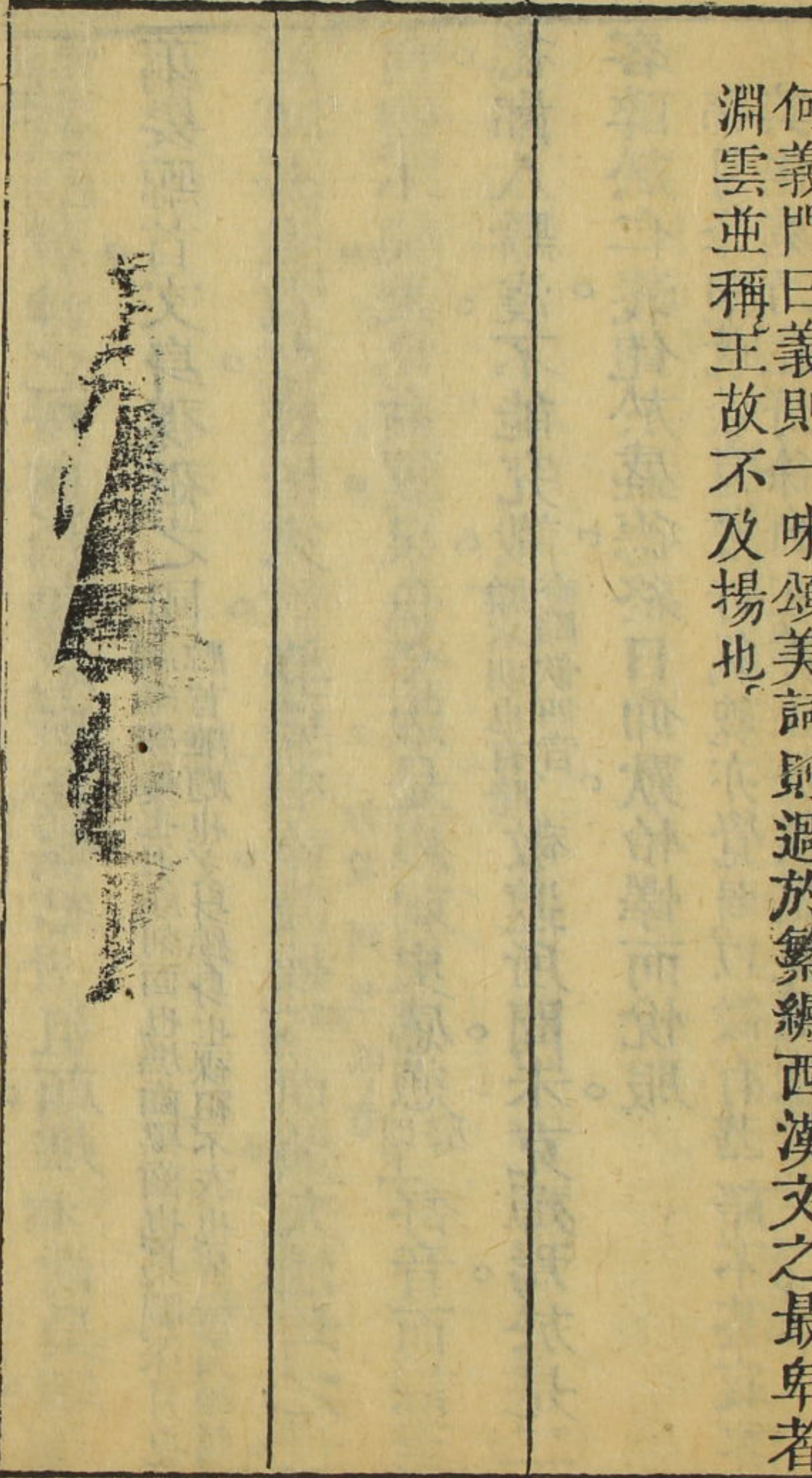
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是以刺史感懣懣上聲舒音而詠至

德鄙人駢淺不能究識驗不明也有瞻奄黯飲四音敬遵所聞未克殫焉於是二

客醉於仁義飽於盛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孫月峰曰就淡意敷衍氣魄亦覺弱以微有華語不甚寂寥其佳處乃在舒徐自在亦正於淡處見風致

何義門曰義則一味頌美詞則過於繁縟西漢文之最卑者淵雲並稱王故不及揚也



班叔皮王命論

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彪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據隴擁眾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縱橫

之事復起于今乎彪乃作此論以悟之

何曰歷數即命也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五臣作一揆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漢書贊春秋晉史蔡邕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出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帝系帝堯封于唐為火德漢書贊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地著符旗幟尚赤協于火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即高祖斬蛇事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頂德。頂業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

何曰符即命也

孫曰稍有辭鋒

何曰此一段皆指挂魄露之說乃論所由作也註引驚語惜不詳註題下

見運世無本本即是德業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

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適猶遇也漢書高祖曰吾提三尺劍

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漢書魄露曰秦失其鹿劉季逐而得之時人復知漢乎

公六韜取天下若逐野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悲夫此

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觀

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

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

陸曰黜命字醒

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項籍季父項梁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鑽烹醢分裂又况么麼漢書作磨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

林曰虛衍一段承上起下

者乎鵠冠子無道之君任用么麼動則煩濁通俗文不長曰么細小曰麼是故駑蹇之乘不駟千里之塗鸞

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梁節椽之材不荷棟梁之任爾雅椽謂之椽椽說文椽柯上

也梁椽梁上椽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王之五臣末作時嬰無並起二字嬰母止之

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粹富貴不祥善無今字不如以兵屬

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

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

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

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

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並見史記五臣無字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

陸曰絕智

致探禍福之機白虎通庶人稱匹夫何言其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

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春秋史書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

知廢陵母知與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

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漢書高祖為人隆准而龍顏三曰

神武有徵應。徵應謂下四曰寬明而仁恕。漢書高祖寬仁五曰知人善

任使。高祖任張良以運籌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

人如由已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

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漢書酈食其求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

坐說沛公。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成卒畏敬也說高四皓之名割肌

膚之愛。漢書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下如意張良今太子為書留辭安車四駟請

上見四人乃驚曰吾求公逃避我今何自從吾兒遊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李曰二語精極若窮達由人吉凶有命則大謬矣

孫曰詳敘高祖方曰借高祖作

榜樣不涉及光武一語致有遊說之嫌此立言之妙

此段申上人事何曰此一段却是知人善任使注脚

孫曰微有態致

略也

此段申上天道何曰識起于哀

平新奔以符命篡盜故兼舉瑞應以折之

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漢書陳平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

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廣雅畧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開矣

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往及長而多靈有異於眾是以王武

感物而折契呂公觀形而進女漢書高祖嘗從王媪武負酒時飲醉臥武召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

秦皇東遊以厭人祖曰臣相人多矣無如季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

關則五星聚漢書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八

關則五星聚見前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漢書韓信謂高祖曰

又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始天授故遂從之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

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蔡註五者即前其興也有五故云取舍

可法

孫曰總收上意
是漢文常格

不厭去聲斯位符瑞不同斯度韋昭曰厭合也五臣同作周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
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
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
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覬逾說文覬幸也覬欲也距逐鹿之警說審神
器之有授貪不可冀即貪不可冀望之物也無為二母之所笑漢書無字在貪字上不在為字上則
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孫月峰曰持論固善然只是大概畧說殊未發揮痛快文則
平平敘去微加藻潤之致雅正則有之未為甚工
孫執升曰論本為隗囂而作而深原天道詳敘人事確見王
者受命之由直可醒千古貪夫之迷行文往復懇到猶存西
蔡開之曰蒼鬱古茂不及西京其排偶處開六朝法派其轉
折疏暢處開八家之風然辭嚴義正氣格高舉不可攀躋余
嘗謂西京過秦論東京王命論不可不熟讀賈以雄偉勝班
以健爽勝皆千古絕調讀之能令人神酣氣爽

鄙曰通才既難
而人又苦于不
自知故須論定
也此一篇中之
大意

文人通病

魏文帝典論論文

文帝典論十二篇論古者經
典文事此篇論文章之體

道盡惡習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

弟超書曰武仲傅毅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是議其

夫人善方曰應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

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享千金謂自

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

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禎公幹斯七子

者即所云建安七子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

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毛詩傳曰獵齊足尚疾也蓋君子審己以度人

宣丁文選卷下

論

典論論文

七

卷三

孫曰此評鳴諸公可與吳季重書參看

故能免於斯累見不自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

然粲之匹也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元

猿漏卮員扇橘賦雖張衡蔡邕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

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

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

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已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

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

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

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檢法度也至於引氣不齊巧拙

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桓子新論惟人心之所獨曉父不能以禪子兄不能以教弟也蓋文章經

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

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

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飛馳謂鳥飛獸

也故西伯幽而演易周且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

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平時之過已淮南子聖人不

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懼懼於飢寒富貴則流於

逸樂禮記註懼恐懼也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逝善作於上體

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五臣有亦字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

唯幹著論成一家言徐幹著中論二十篇

論典論論文

論典論論文

論典論論文

方曰以上俱論文非一體鮮能稱善

千古不易之論

大為文入吐氣

推重文章之事以嘆人之不能強力通才之所

可當勸學箴

孫月峰曰持論得十五六。然尚涉淺。若行文則更淺。蓋文帝身分本如此。陸生生曰富貴無令人笑我肉食。貧賤無令人薄我無聞。祇有文章一路窮達不可舍者。若以德業繩魏文。有知之者歟。可想矣。

曹元首六代論

論夏殷周秦漢魏也。魏氏春秋是時天子幼稚。問與以此論。曹爽爽不能納。何曰段成式語資篇載元魏尉瑾曰九錫或

稱王。祭六代亦言曹植按元首不以文章名世。安得宏偉至此。意者陳王感愴孤立。嘗著論欲上以身屬親藩。嫌為已地。至身後而元首以貽曹爽與。又曰晉書曹志傳。武帝嘗問六代論。志曰是卿先王所作。即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請歸尋按還奏曰按錄無此。帝曰誰作。對曰以臣所聞。是臣之族父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于後。是以假托帝。顧謂公卿曰。父子證明。足以為審。自今以後。可無復疑。按允恭最稱好學。豈有先王所作。必待尋按目錄。乃定是非。且素知元首假托。何不即相證明。待帝再問。即或緣此論於司馬氏後事。有若燭照。方身立其廷。恐以先王遺訓。致招猜忌。故遜詞詭對耳。觀其累更郡職。不以政事為意。游獵聲色。自娛。宗無當世之用。可知其晦迹遠禍。非一事矣。至異日爭齊王。攸不當出藩。則又依然淵源。此論為晉勅忠者也。

昔夏殷周之五臣無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

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與

孫曰起處殊草率

下共民謂建立諸侯也。秦不封建。故云獨制。

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

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

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親疎天子

之宗屬也。同異謂同姓異姓也。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輕重謂大小之國也。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

孫曰：四節平。通去述事太詳。始似史中諸志。不似論。

方曰：上半兼指。同異姓。下半專指。同姓。蓋意則重在同姓。而以楚暗指司馬氏。

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見左傳四年。宋不城。周晉戮其宰。見左定二年。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後以陵遲。吳楚憑江。江即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

威。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

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疆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郵。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

左傳：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疆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郵。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

秦據執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九國見過秦論。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救之道乎。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周易註：苞，植也。否世之六戚云：將亡而不知聖人繫于植桑不亡也。秦觀周之弊。將以為小弱。見奪。五臣無將字。於是廢五等之爵。

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蕃衛。莊子：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疆錐之地。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

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人。魏志：人作戚一本作戚。今陛

下。張曰：秦亡於暴虐。亦未盡由封建。偏說得激切。

論 六代

孫無疆錐之地

魏志人作戚一本作戚

今陛

下

論 六代

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史記齊簡公立田常闢止為左

氏執簡公于徐州遂殺之晉昭公卒六卿強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義至

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

姦臣之口至今趙高之徒誅鋤宗室更記始皇崩趙高與李斯詐為遺詔立

用趙高申法令乃行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

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害不商鞅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

賊更記二世常居禁中不親自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更記二世齊望

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婿咸陽令閻樂謀易上樂前遂乃郡國離心眾

庶潰叛勝廣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

用向使二字一
折文勢開展從
過秦論來

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

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

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

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眾五年之中

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

拔魏志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

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魏志無

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疆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

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漢書宋昌曰諸呂擅權專制太尉卒以滅之內

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齊代之強又齊悼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

方曰繁總由於
廢封建故孤立
無援

又作一掉廻翔
見意

何曰此轉無滲

方曰此言七國

之反非封建不

善乃封建踰制

不善蓋當日必

有以是為疑者

故以此破之

張曰確斷

何曰明辨

已傳非劉氏有也

傳傳於他人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

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

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

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

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見漢書賈誼疏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

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怒善作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

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見

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

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

五分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諸侯或連城數十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

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上從其計割亦分也遂

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論語不豫政事不秉執朝政也五臣

租稅于國家恐非是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酎酒也漢儀註王子為侯侯歲以戶

祭天祀曰飲酎飲酎受金小不至於成帝王氏擅朝成帝舅王鳳為大將軍執劉

如斤兩色惡者王削縣侯免國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

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

固國嗣也見漢書劉向疏其言深切多所稱引謂稱古今之事成帝雖悲傷歎息而

不能用至乎哀平異姓秉權謂也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

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

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漢書王莽廢漢藩王

廣陵王嘉獻符命封扶義侯又鄒鄉侯閔以莽篡位獻神書得封列侯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

上結西漢事下由光武入魏此

何曰晉之代魏已如燭照

廣陵王嘉獻符命封扶義侯又鄒鄉侯閔以莽篡位獻神書得封列侯

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

論 六代

三

卷十三

上下分界處

方曰光武去封
建只輕敘乃文
字前詳後畧法

張曰六代短長
之運實其樹德
厚薄處致然豈
係宗室之封不
封哉若魏之欺
孤滅。猶始以
得天下其數必
促之即宗室子
弟遍中外恐無
其敗亡也曹

何之慮亦左矣
何曰云二十四
年則此論當齊
主芳正始四年
上也又六年為
嘉祥元年春曹
爽誅滅魏祚遂
為司馬氏據

重言文選身言

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謂不能定亂也賴光

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

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

倖無疆之期謂光武踵秦不封建子弟也至於桓靈奄豎執衡桓帝為宦官曹騰所立靈帝時大將軍竇武謀誅中

官曹節矯詔誅武等

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

廟焚為灰燼謂董卓焚洛陽宮室也宮室變為秦藪謂草木荒也居九州之地而身無

所安處悲夫五臣無所字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恥

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魏志武皇帝沛國譙人為兗州牧後遷都

于許許掃除凶逆翦滅鯨鯢鯨鯢喻不義之人也迎帝西京定都穎邑魏志天子東遷敗于曹陽

太祖迎天子遷維都許許屬潁川郡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

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五代自夏

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

民空虛謂有封之名無其地也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

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

萬代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

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

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之

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謂大州刺史也或為偏師之帥謂在大將軍也而宗室有文

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

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

論 六代

論 六代

三

三

畢志於衡輓之內衡輓車之衡輓也言王者之御羣臣猶人之御牛才能之人

秘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

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

至死不僵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

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

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

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尚書疏謂壅色黑而猶不救於枯

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士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

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

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

左曰此言封建同姓貴於其未危未亂使之深根固本成不拔之基然後能屏藩王室若危亂已迫則亦無及二喻反覆詳盡

方曰仍頂上種樹意一線穿成

而無傾危之患矣

孫月峰曰多用舊語而鑄裁未至雖古意不失然終乏新味孫執升曰本枝削弱非國之福子建表於前元首論於後而不與爽皆不悟則老瞞刻薄之遺也通篇肝古衡今反覆詳到屈靈均之作離騷劉子正之上封事固同是宗臣苦心何義門曰從班馬秦楚月表諸侯王表議論中來又曰反覆痛切其才力不減過秦非陳王故應不辨有此

方曰此言... 功名者... 名之士皆有... 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 夫泉竭則... 流涸根朽... 至死不僵... 卒而成威... 久則深固... 闕之下雖... 槁何暇繁... 平居猶懼... 也存而設... 而無傾危... 孫月峰曰... 孫執升曰... 不與爽皆... 到屈靈均... 何義門曰... 痛切其才... 夫泉竭則... 流涸根朽... 至死不僵... 卒而成威... 久則深固... 闕之下雖... 槁何暇繁... 平居猶懼... 也存而設... 而無傾危... 孫月峰曰... 孫執升曰... 不與爽皆... 到屈靈均... 何義門曰... 痛切其才...

業一輩人以宦績為功名者先立數重公案為下抒議之根

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漢書下武河南人以田畜為事八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又善翫坐阿縱夏侯勝皆下獄勝霸既久擊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論論不忘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

不離公門五臣無豈有遊惰哉毛詩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東觀漢記吳漢字子顏南陽人鄧禹及諸將多薦舉者

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

陸曰剖晰流弊詞明而達

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寶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饗音夏

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徒慕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

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評之上所務不過方罫卦之閒棋

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略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

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

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尹文子以智力求者喻如奕棋而進退取與攻劫殺舍在我者也

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本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機木

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謂養父母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

事且猶盱食而何暇博奕之足耽野日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

之名章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

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

並驚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程品也科條也金爵以金印爵

也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

惜力以佐明時也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

方曰此段指點當務之急雙頂上居室在朝以正論足之

無益為主即得要領乃瑣瑣較量殊覺雅而俗且此意孰不知亦何必說

孫曰博奕本小技但說疲精神

方曰此段將博奕極形其廢事棄業之無益乃論中間正位妙解入頤

形於外見外不能為功於內內能為功於外見內不可不養

節情欲以養性明飲食以養身

二意一申寫下或分或合筆勢連屬不斷

以上申寫養得理之說以下言服食不可不慎

迷思寢夜分夜半也內懷殷憂則達旦不與勁刷理鬢醉醴發顏僅乃

得之通俗文所以埋髮謂之刷也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

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

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

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言種穀於湯之世值七年之旱終歸是死而被

一溉之苗則在後枯亦猶人處於俗同皆有死能攝生者則後終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早苗者也

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

之害生淮南子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

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

吐納腹氣也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

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五臣無不知區漚種可百餘斛況勝

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治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也謂區隴而種非漫田也二曰穿坎為區也田種一也

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

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暎博物志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又啖榆則眼不欲覺也

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二語見神農本草愚智所共知也五臣無共字雀約古今註

交結每風來輒自離不相牽綴樹之皆庭使人不忿也毛詩傳萱草令人忘憂名翳別錄萱草今之鹿葱也薰葷同辛害日豚魚不養常

世所識也說文蒜葷菜也二云豚豬也豬肉虛人不可久食二云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也寇宗奭本草衍義素問言魚熱中

麝食栢而香抱朴子今頭虱著身皆稍變而白身蝨處頭皆漸化而黑則是元素果無定質移易存乎所漸本草麝香形似麝常食栢葉五月得香又夏月食蛇多

至寒香滿腎囊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著矢

頰中覆之皆有常處人有遇得乃勝殺取

頸處險而瘦齒居晉而黃淮南子險阻之氣多癭謂

人居於山險樹木窟臨其水上飲此水則患癭癭雅世云嗽囊令人齒黃齒居晉而黃言食粟故也爾雅翼晉人尤好食粟蓋安邑千株粟比千戶侯其入真之懷袖食無時久之齒皆黃亦言其地氣使然耳其理易明無煩穿鑿也江孟亭曰按此地多棗豈專在晉叔夜所指蓋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

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或言不特豆榆等為然人身亦有然也無使堅謂黃則必脆也無使延謂麝有香則為人得註云故神農曰上藥養命

中藥養性者本草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入誠知性命之理因輔

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不察服食之理以養身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元

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今之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

不知養生者

方曰內外俱失所養歐公秋聲賦末段本此

膏梁子弟戒之

孫曰快張曰必至之勢所以慎之於微

孫曰快

歷言不能養生之故

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節以致乏絕風寒所災

百毒所傷中道夭於眾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于此皆難見之病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

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眾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

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五臣有為受病之始也韓子扁鵲謂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

之域故有一切之壽馳騁猶任意也一切之壽言以偶然得之也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

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

陸曰盡剖俗情引以養生之路

孫曰論得盡

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莊子註尾閭海水處也一名沃雉在百川之下故稱尾水聚族之處故稱閭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雉盡故名沃

焦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尸子五尺大夫為豫說文隴西謂犬子為猶類師古

曰人將犬行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侯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為未定也故稱猶豫爾雅猶如摩善登木聞人聲乃緣木上下故稱猶豫心戰於內物誘其外交賒相傾言以情欲為交樂以服食為賒應也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淮南子註豫章與枕木相似須七年乃可別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道經聽之不聞名曰希楚爾註無聲曰靜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

收轉善養生者張曰此段即承前修性保神二句意而申詳之

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廣成子謂黃帝曰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疆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此承上承下承不不存神氣以醇白此承上承下承不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大順者天理也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白虎通醴泉者美泉也狀如醴酒也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為自得體妙心元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本莊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聲類怨人心度物也他本作庶者非羨門古仙人也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

孫月峯曰旁引曲證剖析殆盡却並無一迂語質率而不失其華筆力自暢

孫執升曰其所謂生不過却病延年其所謂養不過清心寡欲不涉虛幻正是不墮斷削也透快明確可以豁愚蒙可以

硃金石。陸生生曰聲色利欲。世所謂養生。皆其伐生者也。誰其知之。誰其知而能之。

李蕭遠運命論

運謂五德更運帝王所享以上也春秋元命苞五德之運各象其類與亡之名應錄以次相代應錄運也命者天下之命也

方曰運國家盛衰之運命即人生所值之顯晦也

邵曰運從乎世命係乎一身皆以時為消息此通篇骨子開口便揭出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介紹也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元同曲折合符。老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謂元同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易乾鑿度聖人受命

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谷三日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响百姓歸天辟亡宋均曰里社之君鳴則教令行教令明惟聖人能之也响鳴之怒者聖人怒則天辟亡矣易起放桀時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蓋此祥也明與鳴古通里社神祠也

孫曰氣甚疎遠

勝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涓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黃石。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略。謂張良曰。讀此為劉帝師。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漢書張良以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肯。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漢書張良乃說項梁立韓成。為韓王。而漢書張良無說陳涉。今此言之。未詳其本。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若謂籙格。言度之也。何曰大學格物。正是度量之義。若謂籙已亡。幸見此註。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禮記註。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嗜欲將至。謂王天下之期。將至也。有開必先。謂先生賢智之佐也。天雨出雲。喻君臣相感也。詩云。惟嶽降神。生

何曰少章云李周翰謂自以遊於羣雄。至莫之逆也。善本無此一段。今按善注引漢書云云。似不應無。或漢書一條係後人補注。

邵曰。運有興衰。故命分通塞。與亡通說所感。尤在下一邊也。

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詩箋申甫。甫甫。侯也。毛傳翰幹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庭。史記夏之衰。龍亡而焚。在乃積而藏之。三代莫敢發。至厲王未發。而觀之。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誤之。禁化為元龍。人後宮童妾遭之。既葬而孕。無夫而生一女。棄之有夫婦。哀而收之。奔于褒。褒人有罪。請入。奉子而贖。罪是為褒姒。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見左哀七年。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見左昭四年。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河洛。謂河圖洛書也。文。謂文德。即文王也。武。謂武功。即武王也。七九六八。世數也。合之。即下下世三十也。論註。五臣謂文王受命九十七。而終武王伐紂年八十六。當言九七八六。今倒言之也。此說非是。及成王定鼎於郊。鄒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見左宣三年。王孫滿之辭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文德之澆薄。其弊漸生于靈王景王之時。辯詐之偽。成

於七國

言自成王至厲王凡七世應七而衰也二霸齊桓晉文也自厲王至二霸凡九世應九而衰也自二霸至景王凡六世應六而謀也自景王至七國凡八世應八而謀也

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淵冉

仲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閤閤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

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體二體顏冉二子也希聖希孔子也天下卒至

於溺而不可援言小人之失在薄故孔孟不能援也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

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

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讐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

陳蔡五臣屈上有受字無厄字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

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

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

邵曰運之漸衰此命之厄也以夫子言之見聖人所不能強
閔曰以上論周家一代之事以下論仲尼一身之事
何曰東坡昌黎廟碑變化此段文意自出現奇

域屈辱於公卿之門

蠻謂蔡楚也又謂宋衛也公謂魯侯也卿謂季氏也

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

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封已猶云自重也其所遊

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一又有雖造門三字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

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五臣無於字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

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聞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

也貴賤時也而後世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

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為聖人者蓋在

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

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

斯為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

孫曰世人唯尚名仲尼之孫升門高第宜足取重若夫叔梁紇之子曲阜賤儒誰其尊禮也
應起作頓轉出主意

陸曰更要緊母衛命以顯其念毋談命而弛其修

邵曰樂天知命
而必欲遂志成
名所謂修身以
俟命也此善持
論處

方曰再將命字
讀醒

亂五臣作辭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
忠直之達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
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爾雅秀出也木高出於林上者風先折之也湍衝也行高於人眾必非之
前鑒不遠覆車繼軌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
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于險塗求成
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
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微而自遇矣道之
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
弗得矣消迷凡希世苟合之士還蔭戚施之人蔭蔭口柔也戚施面柔也蔭蔭觀人顏色而為辭故不能俯戚

孫曰形容情狀
曲至昌黎送李
愿序本此

孫曰折得透快
孫曰文勢固跌
宕而鑿鑿白首
牛車跋躓等字
大有助于濃色

施下人以色
故不能仰
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闕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勢之所集從
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即上闕看其言曰名與身孰親
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此希世苟合者之言故遂絜其衣服矜其
車徒冒其貨賂淫其聲色脉脉然自以為得矣蓋見龍逢比干
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燭
鑿於吳見左哀十一年屬鑿劍名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見左昭二十七年蓋譏汲
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主爵官名漢書汲黯為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召為主
留都尉又上以張湯懷詐面欺使薄責湯湯自殺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名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蓋笑蕭望之跋躓
致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元帝即位以師傅見重遭石顯讒言急令車騎圍望之第

重丁文選集平論 運命

言立德者不須於外是以安命而知自守

望之飲鳩死後成帝立以石顯舊惡免官徒歸故郡憂不食在道死前見漢書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

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

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

為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間其門也王莽董賢俱為大司馬故云三公揚雄自序曰雄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又

之約其身也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

兩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言分有限也桓譚新論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

其為名乎則善惡書於史策毀譽流於千載賞罰

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

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五都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也褰裳而涉

汶陽之邱則天下之稼如雲矣如雲言多也椎紒而守敖庾與上聲海陵

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紒即髻字髻後垂也庾露積穀也扱鋪五衽而登鍾山藍

田之上則夜光璵余璠煩之珍可觀矣鍾山藍田俱產玉之所夜光璵璠皆美玉也夫如是

也為物甚眾為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

止風驚塵起喻惡積而豐生塵散而不止喻豐生而不滅即下六疾五刑利害攻奪也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左傳天

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客主以榮為主以辱為客天地之大

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

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

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

此層陪

此層主

此層陪

此層主

方曰名實二字更從上富貴而究極其說

孫曰六節喚應甚闕暢頓折有勢內為實及此節尤較醒快而此節更奇肆開人之迷且詞藻

亦謂真是驚心動魄極言身外無物可慕奇縱炫目

歸結夫子與中間用卷

得謂得官位。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爾雅權輿始也。尸子聖人。權禍則取重權禍則取輕。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台厥孫謀以燕翼子者。詩傳燕安也。翼敬也。詩箋貽猶傳也。孫順也。言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昔吾嘗從事於斯矣。銑曰先友謂孔子也。康自以老子後老子與孔子為友。故曰先友先友句總上出處不違以下數語而言也。月峰曰文氣映暢筆力雄肆通上下兼雅俗。沈升曰肆筆而出如萬斛源泉至湧騰躍不可遏抑令讀目開即要其為賢豪解遣為檢王指迷俱是正言莊論驥悲歌也。

陸士衡辨亡論上辨吳之所

謂曰二論全做過秦而詞體氣滯未能獨出標標大抵詞家之文持論非其所長

孫堅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姦臣謂董卓。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起。蜂起一作蜂起。義兵四合。駭起也。吳武烈皇帝。孫堅。慷慨下國。電發荆南。吳志漢以孫堅為長沙太守。董卓專權諸州郡。並與義兵討卓。堅亦舉兵。荆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屯至南陽。眾數萬人。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夷羿之子也。按曰夷羿。遂掃清宗廟。蒸禋皇祖。皇祖謂漢祖也。吳書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風起之師。跨邑哮闕之羣。風驅熊羆之眾。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勳力勳力并力也。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五臣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孫策。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述業。述父業也。神兵東驅。奮寡犯眾。攻無

孫策

方曰張昭周瑜
是與立國功臣
敬勇欽

入孫權

方曰以上言有
君人之德以下

皆言能求賢用
人

孫曰此文法乃
效公孫宏傳贊

陸曰機祥協德
便非小術
孫曰上去二字
移以字置句中
遂作小變

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修師

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吳志策以彭城張昭為謀主何曰蓋書昭作公篇內及下篇同

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吳志策居錄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

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

東益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于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

紫闈更庚見補亡詩由庚註一曰藏車之所吳志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

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

皇帝吳志權廢論曰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獻心因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

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

斷取帛旅於邱園旌命交乎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

光而景鶩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傳吳志王侍張昭以師傳之禮周

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為腹心出作股肱陸公陸遜也機之祖故不名甘寧字興霸

凌統字公績程普字德謀賀齊字公苗朱桓字休穆朱然字義封之徒奮其威韓當字義公潘

璋字文珠黃蓋字公覆蔣欽字公奕周泰字幼平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字子瑜張

承昭長子字仲嗣步騭字子山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璋字承明呂範字子衡呂岱

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字公舉陸績字公紀張溫字憲知張惇字叔方以諷議

舉正舉正持正也奉使則趙咨字德度沈珩字仲山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字文德

趙達以機祥協德機祥也蔡註言二人以天文術數知其機密災祥之事以合其德也五臣機作機董襲字元世陳武

殺身以衛主駱統字公緒劉基字敬輿強諫以補過謀無遺諍舉不

失策廣雅諍智也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爭衡謂所其輕重也

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去之舟下漢陰之衆

水經注鄧塞者即鄧城東北小山也先後因之以爲鄧塞漢陰漢水之南鄧縣志鄧塞故城在襄州臨漢縣東南二十二里南臨宛水阻一小山號曰鄧塞昔孫文臺破黃祖於此山下魏常於此裝治舟艦以伐吳陸士衡表稱羽檄萬計龍躍順流羽檄龍躍言疾也銳騎千旅

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

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

濟絕命永安蜀志孫權襲殺關羽取荆州先主忿之遂伐吳升馬鞍山陸遜四面感之土崩瓦解先主敗退殂于永安宮按馬鞍山在西陵之西今湖北宜昌府西

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吳曆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後溺者數千人按濡須在今廬州府巢縣蓬籠之戰子輪不返魏志曹賊謂討吳吳將韓當遣兵逆滅霸與戰于蓬籠蓬籠山名由是二邦之將

方曰赤壁破曹是江東興亡所係故用詳寫方曰蜀之伐吳連營七百里自是大敵非陸伯言西陵之戰吳自不支亦用詳寫

陸曰鋪敘處定以張吳

孫曰亦覺傷煩

指吳喪氣挫鋒勢。財賈而吳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

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馬益之郊。北裂淮漢

之渙。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

長棘勁鍛。望颺而奮。庶尹盡規于上。四民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

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貴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軻息於朔野。

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天皇旣没。幼主蒞朝。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天皇旣没。幼主蒞朝。

重訂文選集評 論 辨亡上 亮

一路敷陳強盛結完孫權通篇轉亮

孫皓

李曰孫皓凶殘
樂不斥言而獨
遺恨於老成之
亡或有意張祖
父之功與抑為
國諱惡谷不傳
反覆痛快也

方曰與上帝業
固矣遂為章法

總論

方曰以貶蜀魏
二國作開端

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吳志孫皓降晉封歸命侯典刑未滅故

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陸公陸抗也機左丞相陸凱以謇

諤盡規而施績字公績范慎字敬以威重顯丁奉字承離斐即黎斐何曰三國志五臣離上並有鍾

以武毅稱孟宗即孟右丁固之徒為公卿樓元字承賀邵字興之屬

掌機事五臣樓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

首有瓦解之患皇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

而發歷命歷數天命也卒散於陣民奔於邑五臣無城池無藩籬之固

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公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聖子公輸班

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左傳楚子圍宋將去之中叔

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左傳註浹辰雖忠臣孤憤烈

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

之眾向時謂百太康之戰守之道抑有前符符猶險阻之利俄然未改

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貿理也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孫月峰曰全規模過秦閱暢不及晉紀總論而鍊透過之

逐句看儘工細第整段讀去覺氣不雄勁乃更覺碎

不得為國諱惡容不得反覆痛快也

出之行政則前仁後虐用人則前賢後奸

謀臣將士不能得江南撮土乃以累代立國之固不及浹辰

而破天乎人乎所以重致其痛惜之意

惟誠信士不恤人言欺器不

忠權之我信我信以公之威委武術以濟周瑜之

重丁文選集平

論

辨亡上

早

卷

之賞披懷虛已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字威蒙

險而致命致一作效冥志周瑜薦肅才宜佐時不可令去權即召肅與語甚說之衆退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又漢時燮為後南中郎將領交趾太守後率兄弟奉權節度

遣子欽入質高張公張昭之德而省遊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

歡吳志權常乘馬射虎昭變色而前曰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猛獸者乎諸葛理事未詳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

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吳志陸遜陳直勤以施德緩刑寬賦息刑權令有司盡為科條齊以就遜意所不安令損益之權既為吳王歎寡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大怒手劍欲斬之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三爵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

屏氣跼踖局以伺子明吳志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

有生子當如孫仲謀之歎權實事令人真得

養于宮愛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吳志魯子瑜稱尊號臨

與諸子同厚頤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于事勢矣時或言諸葛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不負子瑜也是以忠臣

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肆洪規遠畧固不厭夫區區者也厭

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群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

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與服蓋慊如也天子謂權也慊不足也爰及中葉謂

乎上代也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秦傳

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宏於

茲者矣蘇註巨字疑衍或是不率祖父之用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

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

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

方曰針對孫皓不率祖父之用人行政却以反

筆作議論出之絕不着迹立言最為得體

重訂文選集平

論 辨亡下

卷十三

陸曰不能以大衆相援

此下皆言陸抗之功

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與國黨與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舳船後持拖處也。艦船頭前刺櫂處也。故劉氏謂備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言首尾不相應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機械攻守巧法也。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陸抗一無下公字以諮之為句。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卽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晉人長於陸戰若舍陸而水戰則須守三峽以禽之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羣蠻。步闡西陵督也。叛吳降晉。寶城堅城據之。以延晉師。又以幣帛招說群蠻以同叛吳。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大邦謂晉。

孫曰此段徵欠節奏之妙

孫曰此四句仍是過秦天下非小弱意而詞微變。方曰吳之亡總由陸抗之死是

也雲翔。懸旂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東坑在西陵步圍城。東北陸抗築城以守。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跪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疆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跪跡伏也。北也。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言少有虞度之事也。陸公歿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潛謀晉代吳之謀也。吳釁謂孫皓無道也。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晉滅吳在太康年。吳志孫皓天紀三年。郭馬反攻殺廣州都督。曩日向時皆謂曹劉之世。愈言少也。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湯武

篇中結穴

孫曰首篇尾曹劉之將此篇太康之役并此俱就過秦天下非小弱變出一意而三襲亦稍可厭文賦曰荷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七衛何不捐其二邪

然變法固善此及曹劉段離之則雙美矣

革命順乎天。元曰亂不極則治不形。元太元經也言帝王之因天時也。

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

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

吳之興也。參三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

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孫卿子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合所以參而顛覆所參則惑矣夫

四州之萌。五臣作張非無眾也。四州荆揚交廣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

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與而禍邁者

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

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

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

與之共患。安與眾同慮。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

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

黍離無愍周之感矣。尚書傳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漸漸曰此父母之國小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則婦人推

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黍離閔宗周也得夫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

孫月峰曰此篇分三節。一言地可守。次言蜀亡不為害。三總

論保國之道。陸平泉曰上篇為國紀。下節為家乘。想見立論大意。

陸雨侯曰歷敘用人。正傷後之不能用人。而恃險。雖其揚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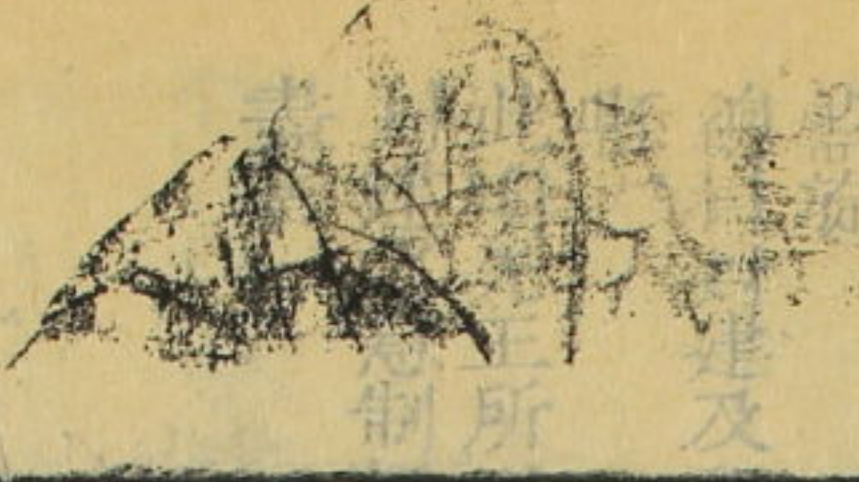
祖德。似乎阿私。然其歸本人和。深籌守國。其吳蜀相依之勢

固一經濟才也。豈特以文著哉。立其對題之典不同其義

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若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又可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

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于悅下為已在乎利人

陸曰不標語



直訂文選集評

論語

卷三

卷十三

篇中結尾

革命順乎天元曰亂不極則治不形也言帝王之因天時
古人在其國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
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

固一縣齊木也豈特以文蒼哉也又其亡也時
脈斷少平向天然其體本人味氣營守固其與國味於之捷
望雨對日觀於用人五爵於之不捨用人而封劍雖其時
對平泉曰土益為國味不謂為寒乘時良立備大意
備於國之善

引秦國宗周也
而謂之非無難耳

不取血也夫然姑猶其振豎而固其土宇表無悲想之思
與之共患安與眾同患傾其資不可得也武與不共患傾其
秦猶無想國之烈矣國之亂也立也亦難也悲想與俱博風樹於人非
而直道也非無難耳

則對美矣

又曹國趙趙
秦趙趙國趙也

邵曰立說甚正
多用對偶自成
一格

浦曰雖是駢體
須一路看虛字
盤旋

總言封建及郡
縣

此明先王所以
封建之意制極
盡善

陸士衡五等論

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
以治天下至漢對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周禮註體猶分也
經野一作營治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

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黃帝
虞舜郡縣之治創自秦

漢秦始皇廢封建為
郡縣漢因之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

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

於借即
力借人
之方制曠終乎因人因人
而重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

建五長即五人
等所以宏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地大小
不同財古通
裁其

親疎之宜同異姓
並建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

城之業宗同姓
庶異姓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大方
法也知其為

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于悅下為已在乎利人故

陸曰不朽語

孫曰從賈傳治安策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云云換骨來

此言封建之利

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兌卦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利而利謂不與人同其利而已自有其利也利而後利之之利謂與人同其利而因得與人共享其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五臣無矣字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九服九州也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禮記註體猶親也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目網目也喻諸侯天網喻王室也營布居也昶通也呂氏春秋一引其網萬目皆張四體辭難而心膺獲四體亦喻諸侯心膺亦喻王室也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

孫曰峭句

此言封建之弊

浦曰逐層指點跌拉直能以賈誼馳突之筆行於排偶之中無一死句孫曰較量有衡點得中肯綮孫曰文勢亦勁筆有力陸曰並有利害封建特利多而

垂業也四王禹湯文武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愿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言法愿者必至於薄道明者有時而闇也愿慈也涼薄也故世及之制弊於彊禦言諸侯世及而盛彊其弊在于彊禦而難制也厚下之典漏於末折言封建踰禮而為害其弊在于末大而本折也弱之覺邁自三季言諸侯秉權而王室侵弱斯乃邁自三季也三季三代之季也陵夷之禍終于七雄言七政而王道因之陵夷也七雄七國也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夏后文質相濟損益有物物禮物也故五等之禮五臣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二王謂夏殷也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因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去位以謀王室也主弱憑

害少耳

孫曰議論儘有曲折所以未甚快者蓋由排體累之

此下發明秦以孤立而亡

其翼戴及承微積弊

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

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執使之然與降及亡秦

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

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

與其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

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閭士崩之為痛也

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

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

暴楚頓其觀鼎之志

豈劉項之能闢關勝廣之敢號澤哉

孫曰隨鼎開澤撮湊得好

應見左傳一朝振矜遠國先叛公羊傳葵邱之會齊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豈劉項之能闢關勝廣之敢號澤哉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羽至函谷關使當陽君擊關又勝廣為屯長行至霸

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其弊

滅之禍豈在曩日

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

憑其士民之力

子衝其漏網

皇祖夷於黥徙西京病於東帝

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

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

宋昌策漢必稱諸侯

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

陸曰漢病於封之踰制非封之為害也

孫曰此却以排語助色

浦曰就分封召禍繳醒本旨

此言西漢未去封建之失孫曰四字及排語多則氣脉前

西大澤御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

滅之禍豈在曩日曩日謂土崩之禍也

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晁錯見漢書

憑其士民之力也

子衝其漏網六臣謂燕王臧荼韓王信淮陰王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鯨布燕王盧綰七

皇祖夷於黥徙西京病於東帝皇祖高祖也夷傷也史記高祖自擊黥布為流矢所中漢書吳王濞反以袁盎為奉常使吳吳

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過正謂矯枉過正也

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謂不附諸呂仍立代王也

宋昌策漢必稱諸侯漢書呂氏崩大中令張武曰以迎大王為名寔不可往宋昌曰群臣識非也內有朱虛中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強故來迎大王大王勿疑也

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

論 五等

後一律殊覺小

文插入周相形

言言不遺身言

卷三

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五侯成帝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王商也新都王莽也光

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言光武猶遵師前漢

不封建之失也。僅及數世。姦軌古通充斥。卒有強臣專朝。則天下風靡。

強臣謂梁一夫謂董卓也何曰一夫縱橫二句殆指漢末群盜披猖殘

破群。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放命不承天子之命周惠王時為國邊伯

詹父子禽祝跪石速奉王子頹以伐王柱頹曰石速士也不在五大夫之數襄王時則頹叔桃

子奉王子帶以伐王悼王時則賓起奉王子朝以伐王。桃子賓起合上五大夫為七臣。王子頹子帶子朝為三子並見左傳。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嗣王惠襄悼也。鉦。征。釐。震

於闕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方天下晏然。以

治待亂。五臣無方字。是以宣王五臣作宣厲興於共。恭和襄惠。振於晉鄭。史記厲王出奔

疑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厲王死乃立宣王又王子頹作亂鄭伯納惠王叔帶作亂晉納襄王故曰振于晉鄭豈若二漢階闕。慙擾而

浦曰添此一段更淋漓秦不足深慨止前文一段畢之漢乃大

朝又近鑒不遠特為低回累歎極行文之能事

此言東漢未去封建之失結完不封建之害

此下以封建與郡縣並論而較之

四海已沸。階闕慙擾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孽臣謂董卓遠惟王莽。篡

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

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與蓋遠

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讐之手中。

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史記王歇謂燕將曰今為君將是助桀為虐也雖復時有鳩合同志。

以謀王室。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與深也謂深沉之主也師旅無先定之班。君

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民望未改而已。

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

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謂用其能也雖或失之。其

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同連屬帥連屬。

論 五等

咸述其職禮記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

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以五等而興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

之吏以貨準才謂無才而貨多亦為高官也則貪殘之萌皆如羣后也安在其不

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以郡縣而廢論註貪殘即指鬻官之吏而言羣后指郡縣之官而言言在內之臣亦知在外之貪貨也五臣

以明作氓言百姓貪殘富盛皆如郡后諸侯恐與上文不蒙之興之廢指治道廢興而言五臣以後代帝王見鬻官貪殘之事或廢封五等者尤不得解且要而言之

五等之君為已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物能利已乃始圖之也五臣利作吏何以徵

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企羨也謂羨及厚祿也修已安民良士之所希論

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

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

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用人不計久遠人亦無久遠志也五等則不然知國

浦曰再一番收束提用平下用何曰此段崇論前賢所未及張曰百世郡縣肺腸一一抉出雖非必盡然特此等多耳

為已士眾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說文嬰繞也故前人

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

使其竝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並賢兩愚合五等與郡縣言之

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

貫八代謂五帝三王也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孫月峰曰此是古今一大事士衡與子厚對壘角立然彼篇

機局亦彷彿與此相似豈子厚有意為換骨邪抑所論事固

自有暗符者邪筆力非不雄肆然以排體累其馳騁之勢

孫執升曰大意與六代論同而彼情辭曲至此議論明快各

極其勝詞鋒英偉波瀾壯濶推勘已無遺議柳子厚有意爭

奇至謂封建非聖人意終是創解宗臣亂漢藩鎮亡唐可見

其共和晉鄭難望之三代後矣言封建於今日斷不可復然

居官傳舍痛癢無關千古庸臣幾同一轍民與國其何賴乎

論者謂久任超擢並行庶以省仕進之途公激揚之典或亦

維持郡縣之善術歟讀後幅為之慨然

浦二田曰駢儷體難不在詳贍而在縱控難更不在縱控而在渾成讀此文逐節看其縱控全體看其渾成其能事直與賈傅相頡頏可為知者道也平原主封建柳州主郡縣以兩家持論合而參之識解闊變化彰矣
方伯海曰按大意總見五等不可廢周封同姓王室多難終賴以安降及戰國雖事權已去猶以位號為天下共主數十餘年秦廢五等為郡縣同姓地無尺土故人主孤立於上好臣竊命於下不二世宗社為墟豈若周之享國長久高祖鑒秦孤立廣封同姓失在不依古制故啓七國之亂然諸呂之變卒以同姓內外翼戴有人劉氏危而復安武帝以後地既分裂且多罪廢勢微力弱名存實亡王莽遂移漢祚皆由外無宗子強國無可畏憚之同姓故也光武踵秦故轍桓靈以後奸臣煽亂國隨以亡視之周室五等之與郡縣利害較然大抵兩漢與秦失總由孤立其孤立失總由不封建同姓但封建同異姓俱有此只及同姓不及異姓蓋權時之弊以立言耳

邵曰華方道緊而峻似勝蕭遠一籌

劉孝標辨命論

并序 孝標植根滄右流寓魏庭冒履難危僅至江左負材矜多憤激雖義越典謨而足杜浮競也 翰曰 能自謂坐致雲霄豈圖遂巡十稔而樂慙一命因茲著論故辭辨人死生窮通必有命故因管輅以發此論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

主上謂梁武帝也魏志管輅字公明平原人舉秀才弟辰謂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婦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

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說文墀塗地也禮天子亦墀也余謂士之窮通

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天旨謂天子意也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

流乎占候時日謂之日者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

然則五臣無則字高才而無貴仕饗養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

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闕易紛綸天折闕止也本莊子逍遙篇莫知其

孫曰因論公明即借公明發端所謂從偏處起

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

後漢書王充字仲任作論衡曰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得貴賤貧富之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

患禍失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不在操行也闡開也史記天道無親當與善人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蚤夭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此其大彰較者也余其惑焉至於鵠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

謂富則曰唯人所召則曰唯人所召七略鵠冠子者楚人也當居深山以饒饒饒謹昨則異端

斯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元語其流而未詳其

本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亂在天故曰論其本郭子元作致命由己之論言吉凶由己故曰語其流嘗試言之曰夫道生萬物

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老子天道法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

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

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老子亭之毒之益之覆之王弼曰亭謂品其形

毒謂成其質左傳虔劉我邊陲言移也墜之淵泉非其怒并之霄漢非其悅墜之淵泉鱗屬也昇之霄漢羽族也

陸曰因材而篤畫之矣

孫曰此蓋主莫之為莫之致立說

孫曰撰語附

孫曰最得人情

孫曰莫能不能弗能疊用不相避亦是檢點未到

孫曰偶語長短相錯次第遞去如此則氣不急不緩正爾舒徐自在排語易為工亦自有濃色腴味與六朝諸體又微不同

言人性不同非天之有悅怒也揚子火平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

不易萬寶萬物也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

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

之誠弗能感淮南子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短則不可緩之

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箭漏水中置竹幹水至德未能踰上智

所不免是以放勛堯之世浩浩襄陵謂九年天乙湯之時焦金流

石謂七年文公致其尾宣尼絕其糧文公周公諡也漢書平顏回敗其

叢蘭冉耕歌其芣苢文子叢蘭欲茂秋風敗之言顏回早死夷叔斃淑媛之

言子輿困臧倉之訴古史考夷齊采薇而食野有婦人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子輿孟子字也聖賢且

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沉骸於湘

渚賈大夫賈誼沮志於長沙。馮都尉馮唐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鍛再求殺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

遺哉。東觀漢記。桓譚字君山。治五經。光武即位。拜議郎。詔會議雲臺。上問譚曰。吾以識決之。何如。譚不應。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讖。問其故。譚頗有所非。是上怒。曰。桓譚非法。將去。斬

之譚。叩頭流血。乃貴。出備六安太守丞之官。意不樂。道病卒。鴻漸。喻進用也。見易。漸卦。艮。巽也。東觀漢記。馮敬通。少有儼儼之志。明帝以材過其實。抑而不。遂增墮。失志。以壽終於家。風穴。至德也。濯羽。羽小莫宿穴。風。

近世有沛國劉歙。歙弟璉。並一時秀士。

也。齊書。歙字子珪。沛國人。宋大明四年。舉秀。為學博士。通五經。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官。不復仕。璉字子敬。方軌。正直。交惠。太子召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

劉歙傳晉丹陽尹恢六世孫。歙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後漢書。楊震字

伯起。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謂之關西夫子。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

皆毓德於衡門。竝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

何口以下皆自謂

戟。用揚子雲語。相次。俎落宗祀。無饗。何史。劉顯傳。族伯歙卒。因斯兩賢。以言古。

則何日向注以則字。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

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

埋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阜隸。容彭

祖之與殤子。倚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眉。治倚頓富者。黔婁貧者。陽文楚之美女。敦治陳之

人。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

斯之謂矣。五臣無其字。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

凶。五臣號喜下。並有而字。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糾紛。迴環倚伏。梁書。迴環作循。

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五臣作微密。寂寥忽恍。

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何曰。呂氏春秋曰。道也。者視之弗見。聽之弗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

人而成象。物亦指人言。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覩湯武

孫曰。語稍堆垛。又六字句連用。而調法未鍊。殊覺拖帶。以上博徵古今。皆以暢其自然之旨。此又就命體推言之。

陸曰。命必有所托。

孫曰辨六蔽可謂曲暢廣引細折新意層出有波瀾有姿態蔚乎其文
此言榮辱有命孫曰轉得妙孫曰此即前陽文彭容兩意借喻
孫曰此兩節平說
此言帝王公卿之由命

之龍躍謂龕一作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越韓信之豹變謂鷲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漢書張禹字子文善說論語授太子後賜關內侯後漢書桓榮治歐陽尚書授太子封關內侯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有力謂命也

故言而非命五臣有有六蔽焉爾請陳其梗槩梁書爾作余連下句讀夫靡顏膩理貌美哆侈嚙靡頤頤額頤形之異也靡緻也頤骨也哆張口也嚙口不正也頤額鼻高貌朝秀晨終

龜鶴千歲年之殊也淮南子註初出暮死龜也生水上似鸞蛾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辯也如響言固一作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三者謂形年神也二五即十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

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歷紐顯其膺錄蜀志蜀郡張詠曉相術每聚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豫星虹樞

之於地左傳楚恭王無冢適有窺子五人無適定乃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巴姬密埋璧于太室之庭使五人拜平王賜地而入再拜皆壓紐

電昭聖德之符春秋元命苞天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意感生宋宣未宜少昊也詩舍神騰天電繞樞照郊野感符寶生黃帝夜哭聚

雲鬱興王之瑞謂漢高帝也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虎

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帝道即帝位也則未達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

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呂氏春秋有莘氏女子採桑得

頭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令焯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日出水而東走母顧明日視白水出告其隣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

之曰伊尹淮南子歷陽中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書生告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顧視東城門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嫗數往視門門吏問之嫗對如其言東門吏殺雞以血塗其門明

日嫗早往視便走上山國沒為湖楚師屠漢卒雖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

雷震漢書項羽擊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戰國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

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蕭蒿也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

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

此言都邑之大十萬之眾同死劫者皆命也

孫曰此段文機絕微妙然亦不

出前非一理一途及先號後嘆意筆下運轉朕勁真是無中生有陸曰最是難解此言窮達有命

孫曰愈出愈奇孫曰意甚新奇可喜然亦本莊子利少害多發

不能無考類取也考不平也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後漢書崔駰字亭伯寶靈為車

騎將軍辟駰為掾察駰高策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而卒漢書相如拜為孝文園令既病免家居茂陵而死五臣亭伯作崔駰相如作長卿才非不傑也

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結綠懸黎皆寶也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宏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

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為詭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

智先非而終是漢書主父偃家貧假貸無所得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乃上書關下拜為郎至中大夫偃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又公

孫宏淄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太常奏宏第居下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

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眾明君

寡而薰猶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是使渾敦並上檮杌踵武於雲臺

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八凱陽氏之才子八元高辛氏之才子渾敦鴻氏之不才子檮杌顛頊氏之不

才子仲容庭堅八凱橫去中之二也並見左傳聲謂廢興在我無繫於人其蔽五也彼戎狄者

人面獸心宴安鳩毒戎狄謂魏也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爾雅上淫曰蒸

雖大風立於青邱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大風鷲鳥鑿齒

獸名俱堯時為害者淮南子堯使羿誅鑿齒于嗜華之澤繳大風於青邱之野

自金行不金行謂晉也子寶璽神記金者晉之行也左也天地板蕩左帶沸唇乘

間電發金行謂晉也子寶璽神記金者晉之行也左也遂覆瀍洛晉都傾五都

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中國也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

區宇種落繁熾充仞一作物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

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汨之以人其蔽六也也然所謂命者死

也也

此言善惡廢興之由命

孫曰引戎狄為喻便莫可難此又言否泰之由命

孫曰括出行得自力之意

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母才絀卦中庸在於所習止也是以素絲無恒元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

變言在所習也大戴禮與君子遊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小人遊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者也故季路學

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殺晉惡逆之禍而商臣之

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商臣見左文元年仲由結纓見左哀十五年斯

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

公一言法星三徙臣氏春秋宋景公有疾司馬子韋曰災惑守心宋之分野也君當移于相公曰相股肱也除腹心之疾而置於股肱可乎曰可移于民

來雲臣氏春秋湯克夏四年天大旱湯乃以身禱于桑林于殷帝自翦千里若使五臣無善惡無微

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漢書于定國父于公閭門壞父老方

其修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重我理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為丞相封侯又嚴延年遷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母大驚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

東海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敗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使仁而無

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徑廷過夫聖人之言顯而

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一作極此釋聖人之言顯晦難測也

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此釋不同積善餘慶立教

也鳳凰一作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一無片言辨其要趣何異乎夕死

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朝生夕死蟲也春秋寒暑之變也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

宣祈雨珪璧斯馨左傳有雲如衆赤鳥夾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太史曰其當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樂珪璧見雲漢詩于叟種德不逮勳華之高延年殘曠

此又答詞以申未盡之意

重訂文選集評 論 辨命

未甚東陵之酷瘡惡也莊子盜跖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

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千公立德不及堯舜而千公有賢子朱均皆不肖延年殘惡不如盜跖而盜跖壽終延年遭敗

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釋君子所以自強也故善人為善焉有息

哉夫食稻梁進芻豢衣狐貉襲水統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

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何曰生一作小宋本作生人修道德習仁義

敦孝弟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

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

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拒方曰指年壽生而不喜死而不感

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諱於富貴

不違逞於所欲豈有吏公董相不遇之文乎太史公集有悲不遇賦董仲舒集有士不遇賦

何曰以下自謂陸曰必有此一段方是不然則星士錄命說矣君子為善非有為而為地步甚高

我人峰曰辨論不窮藻繪有餘第調法無左馬之蒼勁遂覺饒思而乏勢富辭而寡韻卑氣格去西京殊遠蓋時倘若茲即高手未能超出

何義門曰全篇多有激之談收束悄悄德音乃殊莊嬰元談蕩而不歸也

方伯海曰把古來許多窮通得喪都歸之於命見惠迪從逆吉凶有時可憑亦有時不可憑其可憑處固命不可憑處亦

命皆出自然而然人事毫無干涉但君子順受其正盡所得為於已付不可知於天此即樂天知命之學意似激而實平

理似偏而實正行文疏宕清越極似班叔皮王命論

激以上皆論

不可絕

王吉

金版而鑄盤孟書玉版而刻鐘鼎

直訂文巽集評

論辨命

卷十三

與冰其趣湯湯上帝豈如是乎
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故夫食稻梁進務衣狐貉裝水
視野妙之奇無聽雲和之
不悲此生人之所
賦而實正
文苑奇書
賦以班班
文王命儲之所
為賦日朴不
西賦天此
樂天賦命之
學意賦樂而
實不
命皆出自然
而然入事
寧無下世
身存子則受
其五盡
賦詩
吉凶休咎
和然不
可賦其
下盡
固命不
可盡
賦亦
式而
我曰
非古
來情
多
賦
與
滿
賦
之
公
命
良
惠
賦
對
賦
蕙而不
龍也
而
門曰
全
益
多
亦
然
之
清
外
東
計
謝
晉
代
賦
其
與
示
結
茲
明
高
手
未
始
賦
出
類
以
而
三
懷
高
翰
而
哀
賦
畢
車
林
夫
西
京
賦
蓋
益
賦
詩
林

賦而實正
文苑奇書
賦以班班
文王命儲之所
為賦日朴不
西賦天此
樂天賦命之
學意賦樂而
實不
命皆出自然
而然入事
寧無下世
身存子則受
其五盡
賦詩
吉凶休咎
和然不
可賦其
下盡
固命不
可盡
賦亦
式而
我曰
非古
來情
多
賦
與
滿
賦
之
公
命
良
惠
賦
對
賦
蕙而不
龍也
而
門曰
全
益
多
亦
然
之
清
外
東
計
謝
晉
代
賦
其
與
示
結
茲
明
高
手
未
始
賦
出
類
以
而
三
懷
高
翰
而
哀
賦
畢
車
林
夫
西
京
賦
蓋
益
賦
詩
林

劉孝標廣絕交論

梁典劉峻見任助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
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巾被練裙路逢峻峻泣然
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慨
見其論抵几于地終身恨之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

後漢書朱穆字公叔為侍
御史感俗澆薄莫尚敦篤

浦曰突然開端
為廣字立案
陸曰起亦卓雅

著絕交論以矯之後漢註朱
穆與劉伯宗絕交因此著論

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網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

激。以上皆喻交
不可絕也

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

此以古人明交
不可絕也

書王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子皮也
國子子產也左傳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為為善唯夫子知我也

言鬱郁於蘭茝

道叶

五臣

作協膠漆志婉變

上

於墳簞聖賢以此鏤

金版而鐫盤盃書玉牒而刻鍾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

伯子息流波之雅引

伯子即伯牙流波即
子期所云事屢見前

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

何曰下泉注引
王仲宣七哀詩

曰悟彼下泉人
按七哀所謂下
泉非及泉也注
賢

陶陶於永夕。後漢書范式字巨卿少與張劭為友劭字元伯卒式夢元伯告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式數其葬日赴之壙將窆而柩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

望邪遂停柩移時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曰必范巨卿也既至執紼柩乃前東觀漢記尹敏與班彪相厚每談常晏莫不食晝即至其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為陶陶哉駱驛從橫。不絕煙霏雨散。衆多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二語

鷹鷗媿人靈。梁書於豺虎。二句是公叔蒙有猜焉請辨其惑。言朋友之義備在典謨公叔亂直切絕交遊比黔首以

主人所聲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

張羅沮澤不覩鴻雁雲飛。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今以絕交為惑是未達隨時之義猶撫絃者未知變響張羅者不覩雲飛也淮南子註鼓琴循絃謂之徽也韓詩外傳趙遣使於楚臨去王方鼓琴使者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

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汗隆。金鏡喻明道也言聖人懷明道而闡風化如龍驤之驥屈從從道之汗日月聯璧贊疊疊之宏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

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元珠於赤水謨神睿而

為言。日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電薄謂衰亂也王者設教從道汗隆太平則明疊疊微妙之宏致道衰則顯棣華權道之微旨然則隨時之義理非一塗也若五音之變化乃濟九

成之妙曲今朱公叔絕交是得矯時之義此猶得元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棠棣之華反而復合賦此詩以言權反而後至于大順也莊子黃帝遊於赤水之北遺其元珠乃使象罔求而得之元珠喻道也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此

良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固之組織精憂共戚處樂同驩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儂子註心為神靈之臺寄通靈臺言心相契也莊子魚相忘於江湖遺迹江湖言跡相忘也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

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素雅素也萬古一遇難逢之甚也逮叔世民訛狙

詐颺起窾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

刀之末。上明良朋此明損友也詭偽也毛羽小事也錐刀小利也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

雷駭然則五臣無則字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角言其略有五術焉較明也

重訂文選集平 論 廣絕交

以下論交道之
衰
陸曰一至於利
便無久要

先提出素交一
段



孫曰此節撰語
尤工寫得意態
最濃與縉中有
飛動之致

孫曰富埒兩語
法全同前節得
少變為妙

陸曰可羞之

重訂文選集評

若其寵均董董賢石石顯權壓梁梁冀寶寶憲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

與雲雨呼噏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此言四入權勢之盛也聳

疊皆震懼意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鶴蓋蓋如高飛鶴也

門且開流水接軫高門見辨命論後漢書明德皇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皆願摩頂至

踵墮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沈七族要離荆卿並見前五臣七作宗

是日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陶朱公白圭程山擅銅陵鄭維寰四富人

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閤而鳴鐘漢書文帝賜鄧通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後漢書光武郭

策江上策江上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皇弟况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為金穴分雁驚之稻梁即

露玉露玉尊之餘瀝魯連子君雁鶩有餘銜恩遇進欵誠魯連子君雁鶩有餘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

而旌信是日賄交其流二也禮記其在人也如松柏之有心空傳晉公陸大

夫宴喜西都郭有道漢書高祖拜陸賈為大中大夫陳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為飲食費賈以此遊公卿間名聲籍甚後漢書郭泰字林宗博通墳籍善談游洛陽後歸鄉諸儒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為神仙舉有道不應林宗雖善論人不為危言叢論西都長安也東國洛陽也縉紳羨其登僊掩

加以頰頰頤感額涕唾流沫見解騁黃

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辨莊子惠施其言黃馬驪牛三辨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王褒為碧雞頰碧雞見蜀都賦攸温

郁古通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温煖嚴苦即下飛沈榮辱總狀其辭辨之精也飛沈出

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飛沈喻高下也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

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法言攀能鱗附鳳翼說文駟壯馬也張敞集蒼蠅之飛不過十部託再其餘論附駟駟驥之旄

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日談交其流三也法言攀能鱗附鳳翼說文駟壯馬也張敞集蒼蠅之飛不過十部託

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驩離品物

浦曰窮不單寫
全從同病起交

驥之旄乃騰千里軼過也謂因此托附
而聲名遠也談交謂利其談說而交也

重訂文選集評

論 廣絕交

五九

卷十三

留盡世情

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五臣作哀鳴莊子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憂合也相忘江湖驩離也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冥懷昭谷風之盛典

吳越春秋伯翳奔吳子胥請以為大夫被離問曰何見而信伯翳乎子胥曰吾之怨與諸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留誰不愛其所

此猶念舊者然近悲其所鄉者乎谷風詩刺友道之薄也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勿頸起於苦蓋湫隘苦蓋皆言貧賤漢書張耳陳餘相與

道之變為勿頸之交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王即張耳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

流四也言宰嚭由伍員濯漑而榮顯既貴而譏員陳餘因張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專而襲耳並見史記是斷金勿頸富貴則變故曰窮交也馳驚之俗

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績衡所以揣其輕重績所以屬其

鼻息儀禮屬績以候氣若衡不能舉謂勢績不能飛謂氣雖顏顏回冉冉耕龍龍翰鳳

雲揚子黼黼黻河漢並喻文辭廣麗也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

兩翻雲分水炭於毫毛判越秦於日曉所云勢有落其一毛游塵土梗喻輕賤也言俗輩操權衡以量勢之輕重秉績績以候氣之盈虛荷氣勢輕微雖有顏冉曾史之德行舒向卿雲之文章亦視之甚輕而莫肯

若衡重鎔銖績微影飄撇喻微有氣勢之人也雖共工之蒐蒐隱惡驩驩兜

之掩義曹覓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南荆謂楚也楚有莊躄為盜於境內吏不能禁東陵盜跖也皆為

匍匐透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僻導其誠莊子

世事至此可痛有病召醫破癰潰瘻者得車一乘破痔者得車五乘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

張張安霍霍世光之家禮記苞苴筭問人者註苞苴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

量交其流五也量度也度其輕重而交也凡斯五交義同賈古鬻故桓譚譬之於

闕闐林回喻之於甘醴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市朝則滿

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市喻交疑拾誤為桓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夫寒暑遞進

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後亡或古

重訂文選集評 論 廣絕交

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

知矣。言貪利情同。諱詳殊道也。張陳見上。漢書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為九卿。博先至相府。與博有隙也。

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漢書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至者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後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因此五交是生三釁。因上有。然字。

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讐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

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後漢書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山中。白丹欲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練。以祠焉。東觀漢記。丹怒撻之五十。朱穆之作絕交論。因王丹而起也。

近世有樂安任。助海內髦傑。早縮銀黃。風昭民譽。銀黃。銀印。黃綬也。

道文麗藻。方駕曹植。曹植。

王英時俊邁。聯橫許劭。郭泰類田文。嘗之愛客。同鄭莊當之。

好賢。漢書鄭莊為大司農。每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寫任之好賢。

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雌黃。猶言蓋也。晉陽秋。王衍能言。於意有不妥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汝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士。朱紫區別。後漢書許子將有高名。好嚴論。鄉黨人物。且輒更品題。汝南俗有月旦評。

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駟擊鞞。坐客恒滿。蹈其闕闕。若升闕里之堂。入其

隩隅。謂登龍門之阪。後漢書袁紹賓客所歸。輜駟比較。填接街陌。說文。駟車前衣車。後為輜。後漢書李膺字元禮。獨持風裁。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

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

丹墀者。疊跡。戰國策。客有駿馬欲賣之。比三且而立于市。人莫與言。伯樂旋視去。而顧已也。今僕居鄙俗久矣。君獨無測拔僕也。滿拔與翦拂音義同。

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嶽烈。淮南子。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為語也。烈。羊角哀左伯

重訂文選集評 論 廣絕交

其辦事修詞 亦非有非常新 奇只是撮湊得 妙蓋其得力處 乃在鍊意鍊調 故但見其佳而 莫睹其痕迹 孫曰此亦談交 也

方曰至此忽作 疎宕以散其氣 又轉出文瀾 孫曰五交形容 妙絕三釁尙覺 寂寥未快

孫曰亦但平平 敘去而難注有 情轉折中節遂 變意狀踴躍動

入其辦事修詞 亦非有非常新 奇只是撮湊得 妙蓋其得力處 乃在鍊意鍊調 故但見其佳而 莫睹其痕迹 孫曰此亦談交 也

陸曰恨與悲並

何曰三國志皆作障周靖云本

桃二人為死友欲仕於楚道阻遇雨雪不得行飢寒交迫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肉手捫心知不知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伯哀之賢以上卿禮喪伯桃角哀夢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正苦荆將軍家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以決勝負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家作三桐人自殺而下從之及

墳未宿草應作墳野絕動輪之寶後漢書徐稚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預爇雞東粵謂新安助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

癘之地諸派防子也梁典防有子東里西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

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此謂到鮑兄弟也東觀漢記朱暉與同是以耿介之士鳥謂疾其若斯

浦曰結寫絕字決裂積憤一吐

孟門豈云嶮絕孟門太行二山名此言二是以耿介之士鳥謂疾其若斯

孫曰雙句收若緩而實勁慨歎

裂裳裹足棄之長駕獨是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傲傲然

絕其零濁穢俗也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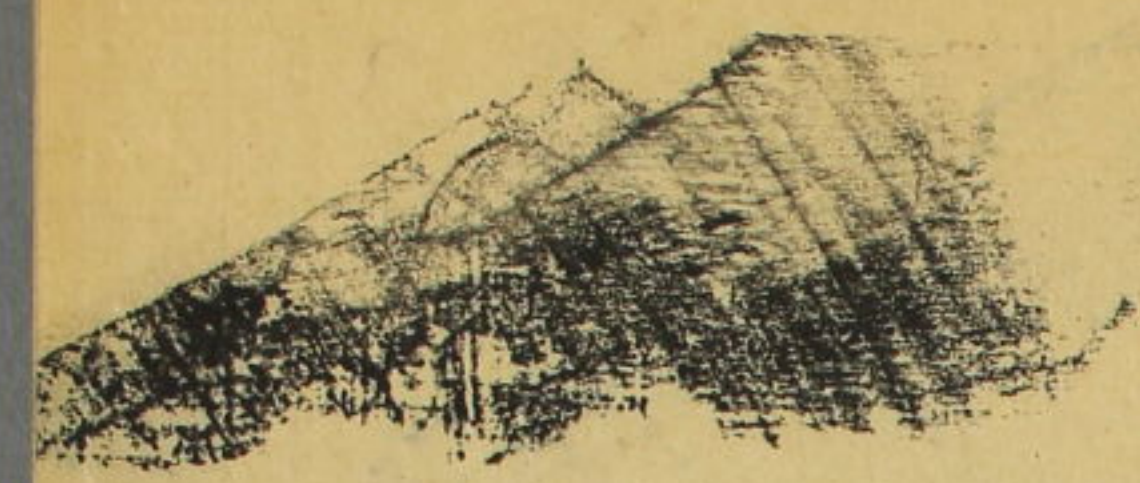
孫月峰曰議論縱橫不及辨命而工細過之。撰語絕工妙不慌不忙。逐節描寫。皆得其神。蓋議論中之賦。亦只是平常語。但鍛鍊力到。便覺態濃而味腴。

何義門曰文中子見此論曰惜乎譽任公而毀之也任公於是不可謂知人矣其旨可謂深遠然他日又謂門人曰五變

三變劉峻亦知言哉蓋雲雨反覆雖賢者亦有時而難以情怨理遣也噫

邵子湘曰說盡末世交情令人痛哭令人失笑對偶之工已居勝場與散體判為二矣

方伯海曰交遊一途惡薄炎涼古今同慨自利交風熾即及身結納前同膠漆後判秦越何況友之子孫觀梁典所載助不能無賴於父執之有力者况慨等兄弟各登清貫實藉彥昇吹嘘之力則以德報德遠出尋常方為心安理順乃竟漠



廣絕交

然坐視不分半菽。不拔一毛。此則概等之可罪。故見是書。搜
 几於地。啣恨終身也。嗚呼。為子弟不能家承素業。負荷薪
 已屬有愧。至不能食力。輾轉求人。情以屢瀆。能給其求者亦
 寡矣。况以流蕩失業。辱及所生哉。然則概等誠可罪。亦由坊
 之諸子不能讀父書也。

言言文選集言卷十三終

